惜抱軒筆記

惜抱軒筆記目錄

刊姬傳先生遺書跋

姬傳先生所著後集十一卷筆記八卷未及刊而卒華亭姚椿春木以刻資寄曾亮屬爲刊刻人事牽繞家居不恆闕數載而後成去先生捐館時已六年矣可慨也夫其校是書者則上元管同異之也道光元年春二月

門人上元梅曾亮謹跋

惜抱軒筆記一

經部一

易

譙天授說易　往閱宋郭子和易說其論欲人知易象而其書解易但說理而已殊不言及聖人取象處極以爲疑今閱朱子語類載胡籍谿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看見乃謂之象一句他日又問天授曰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天授之學出於郭氏蓋所謂象乃沖漠無朕中始動之幾幾動則成象矣然則其所謂學易之要在乎愼獨也此與漢以來說易者言易辭取象於物之意

不同朱子又云譙作牧牛圖然則今僧家所傳牧牛圖出於天授也

余解易震卦億以安爲順按說文意志也意十萬也億安也今隸書亂意於意又作億字說文無此字易震正當作億若億則屢中不億不信正當作意耳

說文咎灾也咎毁也經典皆通用咎按毁失過謬之義若內省不咎及過涉滅頂凶無咎皆咎義而通用咎

書

允釐百工　史記五帝本紀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依太史公意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不上

屬治歷事而下屬君子采意此讀是

滔天　史記云似恭漫天太史公意蓋作欺謾意此滔天疑古文尚書本作慆或謟皆欺謾意假借作滔與下洪水滔天字異

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依五帝本紀則當即黃帝矣然但言堯太祖者五帝世系似太史公雖依大戴禮記序之殆亦未敢信爲眞孔子之言耶

怙終賊刑　鄭注謂其人終身爲殘賊則刑之賊字讀屬怙終者說僞孔賊殺也言刑殺怙終之人此解勝鄭矣而義未盡蓋賊止是傷殘之義肉刑皆賊不獨殺也

左傳亡人得賊者言被傷殘也同此解

彰厥有常吉哉　世讀常字作句非是常吉二字當連讀之與立政庶常吉士同凡人爲善天貽以福故古人以修德之善與履境之善其字多同用穀善休吉皆是也彰厥有常吉之吉吉卽是上九德之事常卽是下文曰字常而不變乃爲可用之人立政所言文王官人正如唐虞之法是以其末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言常吉之人也吉如見羣龍无首吉之類以處境言也與書子孫其逢吉之吉同大吉无咎之類以修德言其書常吉哉之吉同

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州竊疑此益大禹謨之正文也漢時謂堯典以下統名虞夏書故漢書溝洫志亦因史記曰夏書云云而說文欙字下引虞書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軸即謂之虞夏書故或謂之虞或謂之夏皆可耳要皆是引大禹謨也漢儒注書說四載多据此文而明言出於書者惟太史公班固許慎三家此三家固皆眞見古文尚書大禹謨者也作僞古文禹謨者豈不見此此然僞作古人

爲論說之辭差易爲序事之辭則難故雖見此語而不敢用耳

簫韶九成　蔡傳謂簫是今文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先儒誤以簫管釋之所說極當無可疑者蓋戛擊鳴球至鳥獸蹌蹌是說樂之聲簫韶九成是說樂之容也簫乃是借字

禹貢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唐虞事與三代之制自各不同周時諸侯之於天子不朝之年則有聘聘有幣是歲歲有貢也唐虞時蓋惟有來朝之貢耳故朝即謂之貢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是也貢即享

物也享多儀而輕物任土所有不須珍異爲之道也
盤庚　余作盤庚說云盤庚之後商乃稱殷其時未聞閻百詩語也頃閱馮山公集引百詩語乃同余說山公又駁之云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云云爲謂此當以此語益證今世竹書之僞耳不當以僞竹書駁閻說也水經注洹水出山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則酈道元所引眞竹書如是足徵百詩與愚見所言之不謬矣
予若觀火予亦炪句此字依說文引書其解云火光也从火出聲讀若巧拙之拙然則今之拙者假借字謀作乃逸　言予非荒德而妄爲也審度作勢

若以火照予既有烛明知不可避勞故謀振作安逸畏勞之眾汝等從予振作若網在綱若農服田力穡何大難不可濟乎慮難曰謀後交聽予一人之作猷正與此何相應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短長猶言是非也當盤庚將遷時事勢艱難是非非愚民所能遽曉如云今不承於古罔知天之斷命其言似有理而不知其為浮言恐沈於眾者逃夫小民胥顧於箴言發有逸口阻撓國是已可畏矣汝等國之舊臣知君制是非之命宜以民之意告於君果其是則當從民意果其非則當以圖書莫若輕

之意不匿厥旨曉諭於民奈何反胥以浮言恐沈於衆
哉說文矧况也詞也此矧字止是詞也意
箴　箴字止是刺意小人攸箴及箴言皆刺譏之意非
箴銘之箴也
今予其敷憂賢揚歷告爾於朕志按此是古文尚書其
作心腹腎腸者乃歐陽夏侯等之今文尚書也正義鄭
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
腸曰憂腎陽按說文𢝊愁也憂爲和之行則古文優進
之優正當作憂其正義內腎字當作賢陽當作揚傳寫
者誤耳當盤庚時雖有不悅遷之人而賢有識者自與

盤庚同心所謂老成人所謂篤敬也遵用其言是爲優賢以所歷見之明揭示於衆是謂揭歷古我先王適於山今吾亦然是也左思魏都賦魏陶邛乙等薦管甯表皆用優賢揚歷字其意以揚歷卽優賢義蓋非經旨然當時有康成古本經文若此故文家据以爲用僞古文乃反依夏侯等之今文易康成之古文者蓋不達其義訓以爲難通也世傳黃庭經作道憂柔身獨居蟣之俗書猶存此古字爾知鄭本作憂之非誤矣

學是大篆字斆是小篆字二字一意也學字从斆皆斆有敎人及自覺悟兩意禮記引書學學半此隸書从大

篆文若从小篆卽斆斆半也安得兩字一大篆一小篆乎故學記內學不獵等讀胡技反又善敎者敎字一作學讀胡技反未嘗改作斆字也康成註禮記學學半取敎及覺悟意分釋之豈謂如大篆文專訓覺悟如小篆文專訓敎也又說文子部有斈字敎也必欲用兩字體宜云斈學半不當云斆學半也作僞古文者於諸經之訓皆頗涉獵雜竊其辭獨於說文荒略故說文引經多係古文而作僞者不知取茲又不知大小篆之別妄分二字而後世皆循其謬矣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六字句案說文猷言意也謂吾意欲言也此猷乃猷之

假借字馬融本作繇繇亦假借字爾雅爰粵於那都繇於也此猷字正如爰粵字義又大誥肆哉說文肆極陳也按肆乃極言吾意之意肆可斷句猷不可斷句尚書中用猷字必連誥告字非如吁嗟歎詞可斷爲句也而前人釋猷爲道讀斷句致僞作古文者云猷殷王元子則文理不可通吾爲指出亦可笑也　秦誓尙猷詢茲黃髮亦是猷字義

以猷訓道當是歐陽夏侯之詁故王莽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也又馬融本猷字在大誥下以王莽大誥推之西漢經文亦在大誥字下今本則與多士多方篇同在

大誥上要之此是虛字在上則如爰粤在下則如於義訓皆可通也訓爲道則非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辭也哉初也言昔初庶邦君庶御事成爽邦之功由爾等之明哲今何不明哲耶肆字古文作𩧢與遂字不同不承上文但是發語之詞此處當十字爲句讀哉斷句之誤正與篇首猷字斷句誤用同

康誥　康者國也稱康叔猶管叔蔡叔之稱也武王始命康叔爲康侯故其辭曰孟侯朕其弟孟者始也言始命吾弟爲侯也謂吾弟爲諸侯長者非是康叔封衞時

年長德益著而國大可長諸侯若封於康年猶小國小不可爲諸侯長也此篇自孟侯至作新民命爲康侯之辭也自徽明乃罰至末命爲司寇之詞也夫周制以諸侯爲六卿既爲卿必不能尚居其國也吾疑武王命之誥恐亦非一時之辭成王命侯於衞乃以先王命辭合爲一篇以授康叔耳以爲衞之兼司寇猶前日也而王即爲命辭安能有加於先王之上哉一篇而兼有二誥猶之酒誥有誥妹邦誥康叔辭焉亦兼二誥也

周公咸勤　勤撫勞之也猶內則見於公宮則劬

司寇卿也國之獄訟豈能坐獄於司寇之廷哉外事者

都鄙鄉遂之事也
要因當依陸德明音於背反周時聽訟之名左傳所云
合要多方我惟時其戰要囚之皆同此讀
庶子者卿大夫子于內衛王宮最親之職也由親職授官
外出曰外庶子此當與疏賤騶仕不同乃其訓人別播
敷以取私譽而病君故甚可憝
外正惟威惟虐作一句讀言君長不能修於宮寢之內
以示家人及小臣而外之所正率以威虐藏身不恕而
求除諸人所謂非德用乂也
酒誥爾大克羞如洪範羞其行之羞進也言進能事其

耇長及伍其君之事固可飲食醉飽矣然又必內自觀省無媿於中德乃齊明而可進而饋祀於神明蓋庶士有正庶伯君子非苐如庶民苐能養其父母無大過而已必進於誠意正心大人之學乃爲勝其任也

人於當爲之善則爲之固惟恐其益也於其所不當爲之不善則不爲惟恐其不逸也妹土當天下既定之後不惟自息乃逸助武庚爲亂以取滅亡之禍豈不痛哉故誥庶士有正日爾乃自介用逸逸者不爲不善之所誘往而已商人最重家法故周封魯衛分殷民皆以族名宗工者族之長者也酒誥末訪毖殷獻臣至百宗工

皆以殷故臣言之剡惟若事以下乃周今命於衛之臣也

梓材惟其塗丹雘　此當依說文作斁今因塗塈茨亦作塗說也爾雅木謂之斁玉謂之雕郭注皆治樸之名既斲則加斁治之功乃可丹雘

洛誥朕復子明辟　漢人解爲周公復政成王自是實事但以云復王位則不可耳周公攝政至是年既建洛邑乃歸政成王以成王年長又甚明哲足以爲君故曰復子明辟若第以復命言則明辟二字無義矣

此篇周公在洛以伻告王王答之往返皆非而相語也

故篇名洛誥其末乃紀成王在洛烝祭事若其誥皆王
未至洛之言也周公攝政凡國要政公皆爲之矣而須
賞功臣修飭祀典尚未備固是未暇而公意亦留以與
王爲之使其新卽政施德於天下以見其休美也而又
恐其少涉私暱故又以其朋爲戒也成王尚不敢盡任
故言予至洛但[illegible]祀卽退命公留於後居洛今未定於
宗禮是周公攝政時治國之功未竟未克敉撫公功而
成之也然必公在此迪將其後卒成之則紀功飭紀咸
得其宜若公去而予任之則是困我也舊解以命公後
爲命伯禽者誠爲非是而蔡傳又以敉公功卽下文命

甯之事則尤非是命一使問何至無暇而云未克哉以功作元祀其人功大賜族爵命爲一族之祖是爲元祀雖其人尚存而爲祖已定亦可云元祀也周公所未暇爲而今當爲者莫大於此此成王所以稱爲舉協賞罰也成王留周公迪將其後定此宗工監其優劣使其人誕保文武受民而治爲周師保疑丞之輔則敉公功之事略竟矣經云公定卽承上文未定於宗禮之定也蔡傳知命公後非以伯禽爲後之謂而以四輔仍指周公言則不可通矣四輔者指諸功臣所謂汝受命篤弼者也敉公功猶敉寧武圖功之敉謂繼其事而成之

伻來毖殷蓋周公欲以在洛工往治新邑成王乃先使舊臣來洛治事故云毖殷而因即使甯問於公也

秬鬯二卣　蔡傳以謂成王以此甯問公者非是天子與諸侯相見以鬱鬯祓除不祥此身相見致問之禮非甯問之禮若甯問豈可謂之明禋且一卣足矣二卣何說哉蓋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毖殷甯予自是三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如不宿內之宿甯者問其安否此常禮也蔡乃以此當上文敉公功以爲亟與故其說轉支

廟成自當致告康成云六典成祭於明堂及僞孔傳云周公致太

平敬告文武以此此釋明禋已是支離蔡傳以謂甯周公
以此二卣則其失彌甚耳
多士惟三月　蔡傳謂作洛次年之三月愚謂即作洛
之月也康誥所云乃洪大誥治者即包諸誥之總詞酒
誥以誥妹邦之殷士多方以誥遷洛之殷士正是一時
事也史自分識之耳
弼我　按弼字說文从弜弜其詞反彊之也此弼字乃
弼戾意彊之也天人交迫不得已也非可以輔弼解
繼世以有天下前王之德猶存後王雖失德天下臣民
猶當奉之此事理之常固天命也至其失道之極爲天

人所惡天乃更求賢聖以爲民主此又天命之大者逸王恃天命之常恃以淫佚所謂圖帝之命屑有辭也茲其詩也若夫故臣民心係故君亦以是圖天之命雖未違天命之大者而非詩也故多士篇曰率肆矜爾多方謂之誕民反覆誥諭以天命之大辭戒雖嚴而未嘗不寬其淵厚責其罪而諒其心此其所以爲聖人書也

君奭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古以死爲無祿則有祿者謂猶被死而幸四人倘存也

儒者於孔子刪書後作序於一篇事理當序其原始若史氏則只序本年見事前後各載當時事如周公東征

事舊史於當時記載詳之久矣豈須於封蔡叔時詳述之哉如僞書則是作史者逆知孔子删其前事之篇須於此序其事也又不知管蔡致辟不在流言而在助畔不敘其畔而序其流言若周史乃爾無識聖人删書豈肯取之哉

多方不肯慼言於民　人君德之建不足以懷民而致民之怨怒而僅以哀慼之言動民固已晚矣雖然其自責果能深痛猶足以感人心回天怒也唐德宗奉天之詔是也若驕主則更有辭以責人之罪而自居無過故曰大淫泆有辭屑有辭而終不肯慼言於民是乃唐德

宗之不若者也

爾心未愛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周公知商故民感憤故國之亡不恤以死而圖報周也故以柔巽之言欲動其自愛之心而終不以誅戮為事固周之至仁而其所以動天下而久無患之道正在此也爾心未愛即酒誥之厥心疾很不克畏死也

立政帝欽罰之　說文欽為欠皃欠乃出氣意上帝無言而降有氣故曰欽罰

亦越文王武王　武王二字衍此篇專在文王言人觀後亦越我周文王何自明亦越武王節乃言武王事也

左右攜僕百司六字句與表臣百司句對
立政之要知人也專任也我其克灼知厥若丹句說知人時則勿有間之說專任自一話一言承知人而所以能知人必君自能修身明理遠謟佞樂忠直此等皆周公所素以教王者所謂微言咸告孺子王也王守之則可以知人既知人則專任故下其勿誤於庶獄庶慎又承專任自古商王至厲相我國家又承知人今文子文孫至大烈又承專任言天子自有所當任之事豈可下侵有司牧夫之事而於已所當任之大者反廢其職哉然專任要非得人不可故又以其惟克用常人終之也

夫小人亦有爲善之時其爲善以要名希寵而已得所欲則其人變矣惟君子有常惟克知灼見其心乃能用常人臯陶之言彰厥有常文王之時庶常吉士能用常人而人君之道盡矣

顧命伯相命士須材　舊說謂材木爲喪用非是此篇喪之常禮不載成王乙丑崩庚午日當殯於西階上經不載也況材木細事乎癸酉去王崩九日矣始取材木不太晚乎此篇所重在王崩太子未在側待其至乃受顧命冊於廟因以朝見諸侯皆非尋常喪紀之事夫當喪受冊與會同事際一時有司定職固有之而固有不

司責於完職須特命者矣命士須材而任之此冢宰稱政時之大事故變上文太保而特書伯相也材者人材非木材也

狄設黼扆綴衣　按此事在周禮爲司几筵之職茲云狄設者司几筵掌其禮法設者狄小臣事也此文總下四處設扆皆同其異者下乃言之篾席說文引作布重篾席云織蒻席也讀與蔑同按司几筵王位設黼扆扆前設莞筵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繅席削蒲蒻展之次席桃枝席爲按顧命重席祗用一類周禮所用次席亦繅席次就加之故曰次席耳豈別類乎司几筵

掌五席名物蓋其後文有繅莞熊葦萑葦萑以喪用不數則以顧命補之貿即繅也豐即莞也底與筍合爲五矣僞孔注依鄭桃枝之說轉貿爲篾篾是俗字非經舊也尚書疏引馬融說亦以爲蒻席與說文同貿讀如蔑則假借作蔑可也作篾不可也

麻冕蟻裳入即位　蔡傳謂從王升西階非是古人所言位本在廷之立位若堂上或立或坐亦有稱位者乃是通稱非正訓也康王受冊時卿士拜君非有執事於堂者無升堂之禮安得有堂上之位其所即之位乃立於廷禮記云其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是也禮記雖

言爲同姓然異姓固不得有異

卒循大卞　卞字必有誤蓋卞本弁字隸作弁又易其下作兩筆則成五六之字故作卞此豈古文所有字哉竊疑本是辨字辨章治也大治之義或假借弁字遂轉爲卞抑或本是异字其文似卞而致誤异亦治也此皆臆說無徵姑存以俟好學深思者

尙書爲僞作古文者竄增以亂聖籍固可惡矣而自漢以來所傳之今文尙書亦頗爲所改易轉失其眞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吾始疑經云王受同瑁而介圭安所置乎及讀吳志虞翻傳注內引翻駁康成之注

書乃悟經本是上宗奉同其瑁字則作偽者因虞翻語而妄增後文王受同瑁瑁乃圭字亦作偽者改之也若經未有瑁字虞翻安得復讀同爲月而反譏康成釋爲酒布之非乎蓋康王朝諸侯本執介圭不執月謂執月此自仲翔之誤而作偽書者乃信而入之經文則是康王升階之後兩手受三器而應門受朝手持兩器也亦太不成禮儀矣古太廟中必有崇坫以康圭坫在兩楹之間康王所受惟同與圭將祭則奠圭於坫執同以祭祭者灌也既灌則退立奠同而執圭少俟如聽命焉乃復奠圭秉同以祭如是者三禮以三而成也及太保受

同則王手惟執圭而出至應門之內也說文引書作三
託丁故反與爵也余舊尚書說內解三叱爲憶聲非是馬融本作託詫與
託一也寫者或誤加點作詫又轉爲咤而讀陟嫁反則
誤之甚矣又据說文太保奉介圭奉上當有稱字
古經文本無瑁字瑁惟見考工記玉人文耳然以黃帝
合符釜山語推之古實有此器意天子輯瑞後專命一
官以瑁合符卒乃頒瑞羣后此介符非必即朝覲之日
亦非天子手執斯器也玉人執瑁四寸執字須善會之
蓋第言天子有是器以待羣后來朝者耳若必朝時手
執以爲禮則與圭同爲瑞矣典瑞安得遺之覲禮亦不

言合符事何也說文瑁字注惟引玉人文白虎通惟引
考工記及尚書大傳以瑁字只見此二書耳若顧命先
有之孟堅叔重何皆不知引耶
自東晉有僞本古文後人讀古書有與此不合者或反
加竄改以就僞本使與之同白虎通引尚書曰王再拜
興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宋元本俱如此明人刻白
虎通据晚晉出之尚書同下加瑁字則似尚書漢時既
有瑁字矣又尚書疏內引鄭注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二
人凡三人用其上二人也按鄭意謂大宗伯一人用此
一人故經曰上宗上宗安得有二人耶此二人必是一

人蓋鄭本經只有上宗奉同無瑁字唐人欲就晉書之僞古文加一爲二以爲分執同及瑁而不思於鄭說上宗義不可通也此與明人之加白虎通瑁字皆似是而非吾恐後人讀書者据此妄改之本反謂吾爲刪改經文也故詳著之

誕受羑若　說文羑進善也受而順之從誘不逆所以恤西土而受天命也

呂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按說文引作刖劓㪇黥㪇去陰刑也然則此即宮刑椓乃假借字竊意苗民以前似五刑之法不備苗民乃爲之故云始也堯

舜既治苗殺無辜淫刑之罪然其五刑之法實因用之暴民之法用之當卽聖制也其劓刵恐亦當依說文作刖劓此言五刑之所始也

鰥寡析言之則老而無夫無妻之名通言之則但被傷殘孔生之餘者皆可名也大誥之允蠢鰥寡呂刑之鰥寡其訓皆如此

金贖　余謂呂刑以金贖爲聖人法門人某治三不卽爲然因爲罪疑當流放不當使贖余謂贖者情尤輕於當流者也治三猶未豁然後見紀曉嵐筆記載近事一姦婦旣斷決杖歸其夫而藴懷姦孕於律產後子當歸

姦夫其木夫忿恨其兒甫降地即殺之姦夫以故殺控須名果爲故殺不誣然原情即減等入流亦覺重矣然後知夫辟金贖之法果不可不用也

惟貌有稽　説文引作惟緢有稽緢旄絲也謂絲之散亂者經言簡定民罪所以能孚乎衆心者惟典獄者悉心稽於紛亂之中如治亂絲不厭其繁也若有厭心有所未聽遠以簡定入罪是簡於不聽忽略人命豈所以嚴天威哉貌合作緢亦假借字無訓爲毋

墨罰之屬千　言墨與罰其屬其有千條下文大辟之罰亦如此古人之字多作與字解有一刑條則疑者即

爲罰條非謂重在罰條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肇勉也如肇牽車牛之肇
幽平之間王朝卿士無恤國事者故有即我御事之歎
內卿不能有績余一人乃有望於外侯文侯去王都地
近矣乃能會以繼紹王朝之事文武之世外侯來會其
常耳至平王時而有來會者勉法文武盛時之事則難
矣又捍王于艱卒獲於東延國焉此其功之鉅也
汝則有無餘刑　餘者留也凡獄讞定必加覆問而後
決此常刑之法也軍前則不依常制當時即刑之不留
待餘日故曰無餘刑但其刑惟劓刵之類蓋此是魯人

備築者略緩於在戰陣之地故非殺耳若軍士不時糧及會人運芻茭不給者則乏軍甚急皆大刑必死矣以拏戮解無餘刑非足罪大身死乃復拏戮身尚不殺豈有拏戮之理

惜抱軒筆記二

經部二

詩

深則厲　以衣涉水曰厲毛傳依爾雅爲訓蓋雖深而以衣涉之猶可度以比事可權者若更深則厲亦不可以比經權並不通者此訓不可易說文有砅字引詩深則砅不知爲誰家詩說然非是惟無石砅故須厲揭若有石砅雖涉亦不揭矣若有狐之在彼淇厲厲或可作砅字訓乎

星言夙駕　古晴字本作胜暒亦可作星若星辰字自

作靈詩星言夙駕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星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言即晴字甫晴即駕足以為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與奔喪者之事衛文固不得為也又爾雅四時和為通正論衡作四氣和為景星星字亦今晴字故為四時氣和之名也

候人之詩刺遠君子親小人遠君子之意自見於末章其首章但言小人任用之非非謂候人為君子所居也毛傳鄭箋以此為君子之事朱子不取但作汎說引起誠是也但此候人是徒役非候人之官毛傳以為君子之官本誤鄭康成注周禮候人職治其禁令以設候人

云送卒以爲之卽引此詩其說爲是朱子猶引毛傳送迎賓客之官不若改云送迎賓客之卒蓋候人之官亦不何戈祋也古人掌其事之官與供其事之役不嫌同名周禮中此類多矣

檜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疏論諸侯及其臣有正朝之朝有相見通言之朝詳於論語說中此狐裘以朝乃是燕見臣下非三朝之正如孔子三朝記之朝故其次章卽曰狐裘在堂正朝必在庭燕見乃在堂也解狐裘爲諸侯朝天子服非是

三事大夫　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而

皆有任人準夫牧三事之責之大夫也集傳以三公訓之此猶爲僞古文周官三事暨大夫句所誤也

君子至止韎韐有奭　鄭箋以君子爲諸侯初即位來朝尙服士服故云韎韐其解支甚朱子以君子即指王而韎韐爲軍服其解明當不可易矣竊謂韎韐實本是士服說文士無巿有韐制如榼缺四角其色韎竊意尋常在國則天子至士巿韐不同及至行軍則上下均服故自天子至士同用韎韐耳

楚茨四詩以爲即周禮之豳雅者其說蓋是觀其詞意實與七月相出入似一時一人作也七月但言民事故

爲風此四詩則有君公之事故爲雅使君壽考君婦莫莫非大夫所可稱樂具入奏方社而用犧牛非大夫禮也

信彼南山　信讀申南山橫亘雍州幾及千里故曰信信直長遠之義也南山所俯之地皆天下之沃壤其北限以巖嶭九嵕又自是而北則去終南遠雖雍州之地而非沃壤矣周之先居戎狄之地固在巖嶭九嵕北也公劉遷豳乃得沃土南望南山自是岐下豐鎬皆接終南而實自豳始此詩豳雅故前篇言抽棘闢草萊之事此又言禹甸此南山下雍州之田上上而公劉得之以

疆埒而成王業之始也公劉既以疆理而成肥饒爲狄人所羨故來奪其地及太王遷岐雖避狄而成强大串夷戰路幽之地旋爲周復取未知其爲太王時與抑王季文王時與

而用以我齊明毛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此解是也齊明卽齊盛也集傳引曲禮稷曰明粢謂倒文以就韻此有小誤稷固在齊盛中而齊盛不但稷說文皿部齍黍稷在器以祀者此經典齊盛之正字也禾部𪗉稷也或從次作粢此稷曰明粢之正字也貝部資字之或體作粢稻餅也今隸書齍盛明粢皆借粢字然齍明與明粢

實義有別矣集傳偶未審耳

毛詩於楚茨以下之小雅盡以爲述古刺時之詩朱子不之從誠以其詞氣稱述懿美略無傷刺之義序說誠不可通朱子之傳是也惟魚藻采菽兩篇孫鑛以謂仍當如序說然非刺幽王蓋亦厲王時之詩也厲王盡暴虐苛急以威嚴繩下而恩義滑薄自懿王居廢邱而厲因之故詩人以思先王昔居鎬時上下和而事簡易可以豈樂而飲酒豈若今之督責煩碎尊倨而使人乖離哉至其於諸侯也已自尊而視人極卑已欲富而不恤人負已欲安而不恤人勞已欲樂而不恤人憂是以諸

侯畏憚不敢來朝若先王之時厚賜諸侯而以福履祝望之王惟親諸侯故諸侯親王當其時諸侯之朝者從容安樂何為而不樂見王乎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使之不得優游夫何怪其不戾也此二篇者所述者美而意則傷辭不迫而情實切嗟乎是則道路以目之時也

行葦　寇萊上書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此不知為齊魯韓三家中誰氏之說然觀毛詩序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雖未指明公劉而義亦近之皆以不傷行葦為實事此等前儒舊說未嘗不可存若以言得詩人之旨則必如

朱子集傳之解乃當安得以其所從來之古而必以爲是哉　近時學者每謂毛詩原本出于子夏其說必不可易竊謂此非智者之見也漢書言毛詩家自云本於子夏而是傳疑之詞且諸經之始孰不原於聖門而後學者得以意增益如左傳非盡出邱明言齊詩者乃有四始五際之說誕未必出於轅固范蔚宗言衞宏爲毛詩序其言必有所從來謂序盡出於宏固不可抑豈盡出於毛公而況以言子夏乎

桑柔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康成讀爲諒朱子從鄭竊意毛詁是也蓋此字本當作㾗而借涼字爲民不利此

世之存心極薄人也爾雅椋薄也若涼當以漿人水漿醴涼公正或訓薄爲借義而說文水部亦但以薄訓涼此許氏之疏矣

雝　詩朱子謂武王祭文王廟誠是蓋武王時文王廟在豐天子亦須自鎬往故首言有來至止兼辟公天子言也其後周公別作清廟維清之詩此詩乃退用於徹意清廟等詩詞少而音長此詩閒句用二韻其節蓋短故于徹宜與廢徹不遲以速爲貴也

元鳥　元鳥詩序謂祭高宗朱子以其無据不敢決但以爲祭祀宗廟之樂多聞闕疑孔氏之家法也馮山

公膽斷以謂報祭上甲微以宅殷土茫茫句證上甲微之宅殷此無稽之談不足辨但取本文誦之自元鳥生商以及有今日之盛宅殷土而有天下矣乃復追溯始有天下之成湯故加以古字此文理之易明者若自上甲微順序而下則古字真不通矣

周禮

周禮一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非也鄭康成云周公居攝作六典之職宋儒亦信以爲周公所爲此亦非也劉歆以謂周公致太平之迹謂之迹非謂其書周公作也其語差近實矣吾則以謂其書非一時之書漢鄭

仲師以為即尚書周官篇後儒多譏其誤吾以謂仲師雖誤然其說亦有失中之得焉竊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此殆正西周時周官之語其下所載略如今書之序官而已下當即接以地官春官等後人盡取周官文增益之以其文既繁為編冊隔乃又加惟王建國二十字於五官之上西周之文豈若是繁複哉以其原本周官篇故其書曰周官仲師之言亦不為甚謬然則是書當依西漢舊名曰周官不當曰周禮也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說文作垗五帝解云畔也按

禮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但有四面之界畔而已秦漢因
其制以立五帝畤畤亦界畔之謂即非鄭康成周禮
注云爲壇之營域按其義宜云爲墠之營域蓋古人於
壇墠字惟金縢祭法明分之其餘如周禮左氏春秋多
通作壇康成此注壇字宜讀曰墠

大司寇之首掌建邦之三典夫立官定法正以其法可
常行者耳若夫輕典重典此是未定官時變通之法設
官分職豈可載之職內哉朝大夫職云凡都家之治有
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此尤無理旣誅朝大夫矣以爲
朝大夫之職可乎

宋熙甯中神宗謂王安石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謂少安石曰古非特十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出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取財豈特十一而已按此則安石之禍宋固由安石之不善用古然周禮之言本爲有弊害及後世亦當與安石分任其咎矣

儀禮

儀禮晉宋儒者多有專爲喪服作疏者故其疏首云今之所釋且以七章明之第一明黃帝之時云云第七

明鄭元之注經傳兩解之鄭氏者北海郡高密縣人姓鄭名元云云此是以喪服篇尋行故其辭如此唐人作正義全不省視抄襲入全經之跡則重複冗亂矣又唐人作疏之體不駁注文注縱有失必強伸其說獨士虞禮取黍稷祭於苴鄭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奠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疏乃云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按下記云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按司巫祭祀則供匰主及蒩館是常祀亦有苴者是其意以鄭為不然也此不知本出何人之疏

然所辨自勝注

既夕禮大夫髽散帶垂即位注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竊謂此解非是當未成服時男子免而婦人髽矣既成服後男子著喪冠惟為將啓變而去冠袒免免之制蓋露其髮髽非如冠之覆髮故云大夫髽若婦人則自未成服後常髽矣經何必言乎

禮記

入戶奉扃　此處古注不甚分明古人門大戶小凡向室者於入戶之時必側其身不敢平入既以致敬亦妨旁木或汙衣也扃者扛鼎橫木奉扃入門戶者勢必側

行今雖空手猶像奉扃然故曰入戶奉扃也

前有水則載青旌至各司其局　按此一章並是軍禮

非為王行乃然也王行有軍從者固亦然耳近行不從

軍旅者亦不須設此也前有士師者士卒徒眾以為士

師之官非是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　史記序此在兒

戲陳俎豆之後年十七孟僖子卒之前且云季氏享士

要絰與往則是母喪期而小祥之後年十五六可與兵

革之役矣然則母亡時正年十三四也十二歲前母未

告父墓所在不能往展此於情事無可疑又其母亡非

卽外殯殯寢三月當葬矣乃送至五父之衢五父之衢乃四字里名非殯於衢路所殯亦邑外可葬地也古人殯亦掘坎而其上畢塗與葬相似此亦正如今人之浮厝耳故見之者以爲葬待訪知父墓而後合葬此正見聖人幼時鄒善處疑事太史公必見眞家語其紀年皆可推尋不誣烏有如陳澔所疑之事哉

方密之先生通雅謂塡池卽是塡殯時所掘坎其說非是殯所掘坎在寢西階上將葬遷祖廟時固塡坎矣閏夕祖於祖廟之庭此推柩反之應是受弔於廟豈復殯於寢乎與塡殯坎事不相涉竊疑塡讀爲顚池卽池視

重霤之池槨既設飾復取下之也降婦人非謂降階是時婦人固在階下使避去謂之降於是柩升西階主人於阼階下行受弔之禮是謂降婦人而後行禮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　鄭注謂以朝服十五升布爲衰按喪服上曰衰下曰裳此通言也若正言之衰則喪服記云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此長六寸博四寸當心前者乃是衰也自斬衰至緦衰既名曰衰則是皆綴此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矣又鄭注喪服記云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鄭於此特舉孝子是斬衰之上衰乃旁綴

博後綴負大功以下第有當心衰無博負也此子游以朝服十五升布是旣有事其縷復有事其布全是吉服而卻綴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當心於禮安有此衰制哉衰既非禮乃子游特造然則其牡麻絰亦必特造乃與衣稱按禮齊衰大功之絰大小不同而皆用牡麻小功緦麻之絰大小不同而皆用澡麻子游之弔惠子以當禮言當弔服加麻環絰大如緦麻之絰耳今絰蓋如緦麻絰之大小而其麻質乃不加澡治之牡麻與齊衰大功麻同禮亦無此絰制皆子游特爲非禮之制以督將軍文子之疑者也

叔仲皮學子柳　按檀弓疏言子柳其人魯賢士知禮者蓋卽孟子所言泄柳魯穆公時人次於子思者也其氏蓋泄氏也叔仲皮乃叔仲氏與子柳非一族但嘗從學於子柳耳叔仲皮親死皮之妻雖魯人尚知爲舅姑齊衰繆絰而叔仲皮乃聽其弟叔仲衍邪說使繐衰環絰倍師棄禮甚矣經文叔仲皮死句蓋誤脫一字舊說者不誤其脫文而以妻爲子柳之妻以皮爲子柳父則謬之甚矣此章及雜記泄柳死徒由右相皆記子柳之徒不承其傳之事

燕不與　按燕禮獻士於西階上是燕時士之升階不

待言矣疏以無士升階之文故云不與殊失其義蓋此燕不與非指燕禮之正乃指君之曲宴惟私暱得與耳猶上文之朝不坐非正朝也朝義詳論語說內

殷人作誓　言誓盟國民如魯盟於僖閎詛於五父之衢之類周人作會言會集其民訓誥之即周禮月吉讀法之事以誓軍旅會諸侯誥之則失其義

王制一篇陳澔謂其雜有緯書說非也其詞有同於緯書漢元成間作緯者習聞其說而亦用為說耳漢文帝命博士作王制時尚無緯也蓋所采皆周末諸子之言錯雜有純駁耳所采孟子少易其詞皆不逮孟子之善

載王者一歲四巡此此惟唐虞有之三代之君已不能行此所取爲過高矣至於亂政疑衆四誅不聽而殺此申商之言也王者致化修明固不當有處士横議又詐作姦致此四誅之人也卽有之度其情罪最重流放足蔽之矣殺而不聽惡之有甚於寇姦宄者何哉惟其法太重而不可行故後世民之若此者徧天下公行恬然莫得而罪之是皆失其平矣嘗文帝時才無出於賈生者賈生者雖申韓況才不逮賈生者乎此其所以不能無純駁也後之君子別其有純駁而擇善從之其可矣

王制公家不畜刑人與祭統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是

先王之正法若周禮墨者守門之類乃衰世之法周之衰時刑者少而極當被罪者固不可用也且無如許刑人以供用後世刑者多而或不當乃有復進之人竊意先王之世惟奄或不得已用刑人其時宮女亦少用奄固少宮中任猥雜之事者狄也周禮無狄而奄多則刑人在君側者衆此豈周盛時之事哉

同律二字何不言度量衡者如漢書歷律志意度量衡統於律也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 ○ 竊謂此生字解如漢書律歷志生其殺厚薄均之生治也言和氣平行於四

時而後可以月分治四時之進退是以三五而盈則爲一節三五而闕則爲一節氣不和則𤍠燠恆寒月不可以察治此氣矣

禪杓　陳氏集說以杓爲先設非也此杓是酌酒於尊以入爵觶者

刮楹達鄉　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按此是漢人所說明堂四隅有室之制鄭以謂此本非周人明堂之制已辨之矣此鄉字卽豳風塞向之向北牖也卿大夫宮室無北牖天子廟制有北牖與前牖正對故曰達鄉也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注　鄭注出尊當尊南也按禮卿大夫之堂但有西階上坫天子諸侯則兩楹閒有坫兩君之好旣獻反爵若天子享諸侯蓋亦以反爵故曰天子之廟飾也皇氏解天子於諸侯用燕禮尊於東楹之西卽爲兩楹之閒此說不誤疏依注欲尊當兩楹正中而坫在尊南則坫非兩楹閒矣尋意出尊文不必連上句爲一事天子諸侯廢禁出置地上故曰出耳崇坫之坫似卽用反坫之坫當諸侯朝覲時此坫上加木以承圭以重其事故曰崇坫康圭非兩楹閒舊有兩坫也

祭法幽宗雩宗如僞家語六宗之說良爲虛誕康成讀

為禜甚是說文設緜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
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禮記雩禜祭水旱是叔重時字本
作禜不作宗也

思慈愛忘勞　鄭注言思父母之慈愛已吾謂此如慈
以旨甘之慈言子思奉養父母之事孝經亦言慈愛恭
敬皆言子於父母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　此夫婦止作男女字解檀弓
夫婦方亂左傳夫婦辛苦墊隘義亦如此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按此經義言親親則
必有殺尊賢則必有等此理勢之自然而先王所以制

之爲禮禮所以爲天理之節文而下文所云君子不可不知天者也凡經語字同而義各有當此禮字與孟子禮之端也禮指性所有之德在內者微別而與仁之實章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正同皆指行禮之實事言故注亦用節文字此節經總是從內推出非從外倒推進內今世俗解乃有禮生等殺之說非是